

武陵張文治編

杭縣陳棠校
蕭山喻璞

國學治要
第五編下

古文治要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363

古文治要卷三序

國學治要五

歷代論文名著

古人不以文名家。文卽語言辭命之載於竹帛者也。故間有論之者。皆零星而不成篇。漢揚雄嘗自悔所作。有似雕蟲之技。其法言吾子篇中。深以淫麗爲戒。殆可謂論文篇章之嚆矢矣。魏晉以後。文筆浸盛。推論漸詳。而梁劉勰之文心雕龍。尤卓然爲古今論文專書之冠。降及唐宋。論文之語。多託之書牘。或指示塗徑。或摘抉利病。要多原本經史。折衷韓歐。與六朝文人持論之境域。少變異耳。清自方姚起於桐城。古文中乃有文派之爭。阮氏力闡文筆之說。而駢散復見對壘。惟李兆洛文鈔一書。持論平允。朱一新答問。更指示切近。然大率皆各有所明。互爲補苴。故今特采自漢揚雄以下。訖於清季。不分門戶。第擇其論述之尤篤實者。按時編錄。俾讀者詳究乎斯文之源流正變。而審其工拙得失之由。庶不致盲從附闕。遺笑於大方之家。都計爲篇若干。若其已見於古文十七家者。則不重及其未見者。蓋又不徒以論文勝。卽就其詞章而言。以之補續歷代各家名文之未備。亦未始不可爲其諷誦揣摩之軌範焉。

古文治要卷四序

國學治要五

歷代小說名著

小說之書，漢志附於諸子之末。或以其記錄雜事，混入史部。要之小說所載，不外軼事瑣聞，與寓言神話數端而已。言史則無關國家大故，言子則不能自名一家。故由李唐以還，單篇盛行，藻飾彌加，遂一變而入於文。歷代古文名家集中，所在多有。近日泰西學者，尤盛言小說爲文藝之事。其說亦頗有可印證者。然而推究本原，則小說實濫觴於子史。左代文與子史爲文。莊列喻言，齊諧誌怪，固無庸摘舉。卽如子長史記滑稽遊俠諸傳，事本瑣雜，半出藻飾。如滑稽傳，優孟爲楚莊王時人，而稱述趙韓魏，亦與小說無異。後漢張衡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爲漢武帝時人，與子長同時。或者子長之史記，亦頗采虞初之說。與今錄小說，卽託始史記。莊列諸子之文，間有爲小說之濫觴者，然已多采及，附見諸子治要編中，故不贅錄。以後循次精擇，其篇數約與歷代各家名文相等。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蓋斯選也不獨博聞清談，聊爲資助。卽藉以考論古今篇章之究變，亦有心文學者所不能廢也。按類別小說之事，以體裁論，則有章回、同、惟章回小說多屬平話，平話若小說則不盡爲章回，其體皆起於宋元之時，是編名曰古文治要，其平話小說，言不雅馴，若以之附錄於後，則不類。實甚，況章回小說篇幅繁重，世俗亦多有通行本，故今一切刪除，惟據歷代文言傳記小說，實質分類，則有社會倫理、武俠、士女、神仙、怪異等名，是選擇尤而錄大要各類略備，擇尤編次，庶幾不蔓不枝，以輔歷

代各名家文並
行而無他也
國學治要第五編

古文治要卷三目錄

國學治要五

歷代論文名著

揚雄吾子篇言法

王充論文四則集錄論衡

王逸楚辭章句序

魏文帝論文典論

陸機文賦

學虞文章流別論十一則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蕭統文選序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劉勰徵聖 宗經 神思 體性 風骨 情采 聲律 章句 麗辭 夸飾 練字

養氣 時序以上文心雕龍

顏之推文章篇家訓節錄

古文治要卷三 歷代論文名著 目錄

王通論文九則

集錄中說
論詩語附

柳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與徐給事論文書

裴度寄李翱書

李翱答王載言書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李德裕文章論

杜牧答莊充書

孫樵與王秀才書 與友人書

柳開應貢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答洪駒父書

張耒答李推官書

陸游上辛給事書

陳騭論取喻之法

論援引之法以上
文則

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

蘇伯衡答尉遲楚問文

空同子
辨說

唐順之與茅鹿門主事論文

記李方叔論文語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

與蔡白石書

顧炎武論文六則

口知
錄

侯方域與任王谷書

魏禧論文 宗子發文集序

答計甫草書

彭士望與魏冰叔書

邵長蘅與魏叔子論文書

汪琬答陳靄公書

朱彝尊答胡司臬書

方苞與孫以寧書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劉大櫟論文偶記六則

袁枚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朱仕琇答王西莊書

錢大昕與友人論文書

章學誠文德 文理 文集 詩教上以上文
史通義

張惠言送錢魯斯序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敘錄 上曹儷筵侍郎書

阮元文言說 文韻說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包世臣文譜 與楊季子論文書 再與楊季子論文書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梅曾亮論文七則

吳敏樹與筱岑論文派書 記鈔本歸震川文後

張裕釗答吳摯甫書附錄會國藩
致吳南屏書 答劉生書

吳汝綸與姚仲實書 答嚴幾道書

朱一新論古文 論駢文以上無邪
章客問

古文治要卷三

國學治要五

歷代論文名著

揚雄

小傳見古文十七家

吾子篇 法言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淪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棋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

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剝施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革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廊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王充

後漢上虞人。字仲任。師班彪。博學強記。仕爲郡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著論衡八十餘篇。其言多警切新穎。蔡邕嘗祕之以爲談助。

論文四則 集錄論衡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皖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後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沔。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

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曆。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尙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

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荻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

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

王逸

後漢宜陽人。字叔師。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其集。

楚辭章句序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佈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

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悲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騶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

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刊不滅者矣。

魏文帝 小傳見歷代各家名文。

論文 輿論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誌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慙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陸機 小傳見歷代各家名文。

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

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曠囀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咀嚙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蘇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技。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備俛。常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